

第五章 為種子調節天氣

看了日記後，我不停思考天職的意義。
不禁懷疑它是否存在。

『如果有的話，不能在我開始能判斷時篤定我的志向，
卻讓我繞了十多年，最後又走回來呢？』

1.

車窗外的路燈以時速一百公里離開我。

我倚靠車門，將腳直接佔據後座全部的位置。車內很安靜，來自我手機聲的訊息音此起彼落，希望是小說的群組正在討論。前方在駕駛座的阿路每個一個月都會負責接送我桃園到老家的車程，我習慣把後座當待在家裡的床，幾本小說散落在腳勾不到的位置邊緣，我來的時候這裡會變得很像漫畫網咖的小房間。

她很重視車子的保養，座位的皮革都不見一點灰塵，甚至在線的縫合處都維持相當乾淨。阿路做事認真且識相，從來不會站在家中長輩那方想辦法遊說我，這也是我為何堅持不搭高鐵，硬是指名阿路載我上高速公路才答應每個月回老家露臉。

高鐵太快，不適合沒想很快抵達目的地的人。

不允許停下腳步，那我還寧願在過程中故意放慢腳步，最好是來一段迷路，總不能責怪迷路的人吧。

我點開訊息匣，忽略家中群組的未讀通知，再度點開小說群組。

沒有更新。

可惜，大家還在努力。

我將手機往前一丟，它敲到柔軟的椅墊後被吸收衝擊而平安倒下。我看向阿路的後腦勺，問：「最近有什麼好玩的嗎？」

「我好像能理解妳為何喜歡墨鏡。」

「是吧是吧！」我挺起上半身，興致高昂地忍不住微笑，「有發現什麼新的漂亮寶貝嗎？」

「我是戴您之前借我的。」她的聲音內斂中帶點笑意，「那副白框有蛇紋的墨鏡，戴著感覺自己好像不太一樣。」

「變得更有自信？」

「很像大明星。」

「妳只有戴一下吧。」我故意嘆口氣。

阿路語氣肯定，「不，已經是我人生中戴最久的一次。」

「那下次戴更久點。要在超薄鈦金屬壓印那麼細緻的蟒蛇紋路很吃技術，

妳的膚色跟白色很搭啊，而且上次我是直接送妳吧？」

「我戴普通的墨鏡就好。」阿路雖然態度謙遜，但這也是她表明底線在此的堅持。她一旦下立原則，我就算再說服，她也不會退讓。

所以我不普通嗎？

我壓抑這句話沒多問。很明白以家境來看，說自己普通有些矯情，但我很看不慣日常生活中，本來可以提升的品質卻被阻斷潛力，如同明明擁有一座花園，裡面的植物卻還以為自己待在盆栽。身為園藝師的我手中握有資源，難道不能多少從旁協助他們，長得更加茁壯嗎？

霜霜拒絕我對小說聚會的友情贊助，阿路已經拒絕好幾次時尚配件。

國小我偶爾會帶家中送來過多的盒裝甜點到班上分享，許多小手朝我伸過來，那刻能感覺到自己成為班上最高的存在，但我一點都開心不起來。我所做的只是很浮動的交易，沒有實質上的幫忙，滿足這些同學的好奇心後，我的地位提高之後，然後呢？這個環境沒有人獲得真正的改變。

「寬版的鏡腳與眉框式的構造，一般墨鏡能駕馭不了這種大氣。」

「我知道，謝謝。」阿路擅長以蜻蜓點水來迴避我的好意，以往我會視而不見，下次還是會推薦她其他適合的配件，但這次我停不下碎念，「妳哪知道。」

時間停頓一下，她回：「學校發生什麼事了嗎？」

「普普通通。」

「很少聽妳講個詞。我有榮幸與小姐分擔煩惱嗎？」

「妳的工作不包括心理諮商吧。」

「我以為妳搭車正是為了說這些。」

我將視線轉回車窗外，目前車子在高速公路的最內線，時速比其他車道都還要快，但我卻難得張口閉口沒有出聲，一邊放慢語速一邊尋找臺詞，「有群一年級在做刊物，這個我講過了嗎？」

「有，請繼續。」

「妳平常會看小說嗎？」

「我更常看財經的。大學是有看了一些，但跟青潤妳比起來就差多了。」

「妳小說習慣看什麼類型的？」

「兇殺推理或都會愛情。」

彷彿是類型小說的光譜兩端，我不禁丟出一句吐槽，「這個差異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都很……舒壓？」感覺出來阿路在笑，「現實中不能殺人，天菜也不是想遇就遇到，看小說至少能跟著裡面上上下下。小時候看完還會希望要是哪天可以真的就好。長大不太一樣，光是讀一兩個小時開心就夠了，快要結局時還會想要放慢。」

「不想跟書說再見？」

「對。」阿路難得放鬆，「不想跟他們說再見。一闔起來，感覺裡面一堆人

要被壓扁了。」

「被妳講得看個書都在殺人。」

「您現在有這種對象嗎？」

「我自己吧。」我的額頭貼著車窗玻璃，感覺到車子前行的震動，「霜霜她看小說的取向很重視劇情，所以大家的稿件上來，她會去注意故事性強不強，情節發展的節奏和邏輯有沒有打到點上。」

阿路一直是個很好的聽眾，她時不時簡短「嗯」一聲表示正在聆聽，不會過多的插話和詢問細節，也不急促地表達個人意見。比樹洞好的地方在於，她會等一個成熟的時機再給回饋。至於她如何拿捏這幾分幾秒的細節，我不清楚，反正我也不是同學朋友間會被當作談心的對象，但我相信傾聽聊天絕對是一門低調的學問，不知道她一路上遇過什麼事而成為關照他人的高手。

與她說話，我沒有太多顧慮，卸下平時活力的輕快聲量，像是書頁翻動的摩擦聲平穩的說：「交出來的稿件中，基本都有一定的有趣度，相信再細修或是調整節奏會是好看的小品，但其中有一篇就不只是這類的問題，甚至說問題都有點奇怪。這種作品對讀者的要求會更高，要更有耐心去斟酌裡面的字句，通常這類的作品劇情性我自認不會太有力道，但從用詞能看得出作者的聰明和用心，揀字不會通俗易懂，甚至有詩意。」

阿路很輕柔地發出「欸～」的上揚聲，能感覺出她的興致。

「那篇以樹木研究者的小孩出發，第三人稱。喪禮過後，他到父親的房間發現一塊松樹的殘骸，那是八十多年前一處神社的松林，他決定出發，算是對父親的告別。路途中，好幾個段落在回憶他的父親對樹木的著迷，描述不少松樹照料的細節，還有他自己對於總是忙碌的父親不能多問的遺憾。到了神社，現場連廢墟都被剷平了，只剩下一區松林，對松樹如何度過漫漫歲月有一段側寫，結尾是遠方好像傳來了鐘響和孩子的笑聲，是來自學校的鐘。神社從前從前也有一口古鐘在節慶時會被敲響，這片土地依舊被鐘聲眷顧。」

「總體來說，劇情是一個人到了神社，是嗎？」

「以情節來講重點的話，是。」耳邊傳來提示前方測速照相機的語音，隨著距離越來越接近，響了幾聲倒數用的單音階，「但它的重點更像是以文字去呈現一些世界的切面，閱讀本來就是一個緩慢的行為，能梳理平常不太會去多想的思緒，不只是去追求有趣的故事帶來的暢快感，它有更深層的，不太能在日常聊天講得清楚。」

終於過了測速照相機，阿路輕踩油門，「依妳對林霜的認識，妳知道她一定也能讀懂它的好。」她見沒有立刻回話，適時地推測我的心思，「卻選擇請對方修改？」

第二次聚會那天，清晏緊抵著嘴，眼神很複雜，融合了想抗議的硬兼不知道如何為自己發言的弱。她第一次社課寫的狗毛蘭園，雖然有做到劇情張力，但佈局拼起來太多湊巧，讀得出來是為了耗盡三個詞，但短短時間能選字精煉，反映出平時她的閱讀量很大，大概涉獵國外魔幻寫實的經典作品、重視喻

意的詩集和結構設計精緻的散文。對她來說，國文課本的文學造詣偏淺，而作文要求的寫法過溢修辭。

「對。」又有一台車打方向燈切換到更外面的車道，準備下匝道，「這次的目標讀者是高中生。要在運動會園遊會那兩天賣，天氣沒意外會很熱，故事最好一讀就能很快進入狀態。」

她小小地吸一口氣，「開頭得要很吸引眼球。」

「這本不是專門做給喜歡文學的人。」

「嗯？」阿路的語尾上揚，似乎在等待。

「但真的只能這樣嗎？」車道一路上很順暢，隔壁兩個車道前後的車都能預留目前三十多公尺的距離，遠方的夜空沒有月亮。

「妳一向都是行動派。」

「我沒有阻止。」我與玻璃倒影中的自己對望，沒有墨鏡的加持下少了些許氣勢，而我一直都不太喜歡黑眼圈，據說是皮膚偏白才會明顯的過敏，氣色就是差了一截，我討厭給人虛弱的印象。「一開始我主動提供錢，既然要做就專心為作品煩惱，印刷成本就交給我，反正我家的錢不也是別人贊助。但霜霜她又拒絕，跟校刊的結果一樣。真搞不懂為何還要堅持做預購調查，因為錢而限制想做的規格是很可惜的。」我苦澀地一笑，「都搞不清楚她社長還是我社長。」

「記得您提過文編和社長在刊物上是平行位階？」

「算是互相給個尊重。」

「聽起來她蠻尊重您的錢包。」

「錢跟我哪切割的開。沒有錢，阿路妳跟我還能這樣相處嗎？」

「這點是您誤會了。」阿路不慌不忙地澄清：「我們是雇傭關係，您與他們是同好關係。我甚至認為在這件事上，您可以向他們表達意見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林霜這次是為了她弟。」

「這件事對您很重要嗎？」

「有一年級主動要做刊物，我是很開心。畢竟學校跟文學相關的社團，只有文藝社。一年出一本，是不可能給各種文類都漂亮的舞台。」現在行進到沒有路燈的路段，單靠車頭燈照明，「幾十年前是繳學費直接含校刊的購買費，之後陸續有抗議才改成想買才買的預購制。說實話，強迫購買有很大的好處，預算可以拉到三十萬，印量將近兩千本，比較有立場跟廠商談錢。只靠不到十人的幹部要撐起文編美編還有文學獎，這比廉價勞工還慘欸，說是為了學習，首先吃自己。」

「您的意思是校刊不該是社團層級？」

「對一半，反正校刊最後還是要被學校審稿，他們憑什麼管？錢現在又沒有幫我們先收。既然是一個社團業務，還要執著於寫校園相關的報導嗎？為什麼要冠上『校』這個字，我可沒看見學校的資源。再說，要是學校沒有校刊，有什麼實質的影響嗎？文化斷裂？不至於吧。一年級有次我從第一期開始看，

發現前期校刊可以一年出兩三本，開本比現在小和薄，打開來第一頁是反共宣導。雖然覺得校刊要是淪為思想媒體的一環很陳腐，但多少有點羨慕，至少那時觸擊率應該比現在高，當然審稿一定更麻煩。」

「這就是屆數跟期刊數不一樣的原因。」

「妳有注意到？」

「您之前有帶上屆的給我看啊。」

「恭喜加入校刊讀者的微型群體。」

「怎麼說起來像青苔。」關於阿路的笑點不是很好理解，她掩著笑意說：「您很希望校刊受歡迎嗎？」

「我才不理解為什麼不受歡迎。」很清楚這段發言是對於寫作影響力的過度膨脹，但做刊物誰不希望影響人去思考、不去提倡某種價值觀？不可能謙遜地舉起一張紙，只希望文字能被印載出來吧。「高中有三年，平日無形間有意間都在接受很多規範，不可能都沒有不合理的地方，若要群體討論，單靠現在的分班制度絕對做不到。臉書還沒出現像大學的全校型社團，也很理所當然，一天用網路的時間本來就不多。說到這裡，校刊一年按人力出一期，互動性也高不起來。」講到後來，都發現自己的聲線覆蓋上一層砂般疲弱帶點沙啞。

「把校刊作為一年的歷史記錄呢？」

「這是其中一個，但不該是最重要的功用。」情感上雖然想繼續發展帥氣振作點的話語，理智上卻開始分析現況，「問卷調查是做專題的傳統了，但這個做法其實很後段，校刊的存在是對現象的總結？很少有後續延燒的效應。再說，現在也不是強迫人手一本。印量減少，但文字、排版設計、視覺的工作量也沒變少，還要想辦法壓下印一本的錢。內容再好，殼不好還是會很鬱悶。」

「如果能全心全意地做一本……」

「是在刻蘇美泥板嗎。」

車內瞬間出現有兩種不同的笑法，我苦笑同時鼻子無奈的吐氣，被逗笑的阿路笑聲漏出嘴角，氣氛再度恢復一些輕盈。

「以學校為背景寫小說，真的很好。」

「剛好您的學校是神社。」

剛好嗎？我玩味這個用詞。

它一直在那裡。

說來慚愧，我平時也忽略一些明明還在的跡象。

若那天軍雨沒點出銅馬是給日本的神到高天原傳達訊息的坐騎，我仍會把它當作意義不明的裝置藝術。學校為銅馬安置在一個良好視角的觀賞點，但沒有說明過它的歷史，這我很明白絕對不是學校的疏忽。我也不知道國小和國中的歷史，學校人員更迭下也不太知道吧。

軍雨去調查這件事才是少見，起因還是他觸摸馬鞍時發現有凹凸不平，進而查出那裡曾經有被消磨掉的社徽。

林霖的鬼故事巡禮也提出學校曾經改建過校門的可能性。

他們都是隨著自身察覺到的趣味而行動。

先不論議題的討論和歷史的傳承，而是注重如何提高趣味度呢？至少作者要先感覺好玩，再來生產讓讀者感同身受的文字。

如果趣味度是最重要的，那幹嘛不去找比閱讀更有效率的事。

我將這個問題放在心底，講出來多少有點孩子氣。

是否閱讀，無關書之於世界是否重要。

總不能高舉嚴肅的道德美德，自然地認為人們都須付出關注。

錢可沒這麼努力，卻非常成功地成為大家追逐的目標。

身於富豪之家，我比一般人更能承擔風險去追求其他價值。

「松樹研究的那篇，您很喜歡嗎？」

「很微妙。」我停頓幾秒，「有篇我真的能說喜歡。學弟寫了一篇戀愛相關，主角們都是七十多歲的老人家。場景是他們到神社散步，起初會以為是一對夫妻。實際上他們伴侶還在世時，四人的交情很好，但伴侶一個一個過世後，兩人互相寫信。老先生決定練習亡妻的鋼琴，老太太拿起亡夫的鋼筆開始寫日記，信件記錄兩人的彈奏心得和日常小事，隨著篇幅累積，能讀出裡面有些不太一樣了，卻沒有一字一句提到愛。有天，老先生邀請老太太到宅邸，流利地彈奏一首亡妻非常喜歡的鋼琴曲，老太太聽了很感動，將這個午後寫成一篇文章真誠好看的日記，老先生讀了也很開心。」

「這也很微妙。」阿路的聲音參雜好幾抹訝異，如同一盞純淨的高山茶，琥珀碧玉的茶湯上輕柔地托著一只茉莉花般，高貴優雅中帶點俏皮近人。

我對她的反應有些得意，一方面拜故事之賜，另一方面說故事之人多少與有榮焉，像是作者想知道讀者回饋而問，「妳怎麼看？」

「相當成熟的戀愛。很信任對方，甚至能將前一段的感情當成現在的……燃料？能包容火焰，足夠證明彼此是更加重要的存在。」

「作者是一個高中男生，憑第一印象應該還母胎單身。」

「真的假的。」阿路笑盈盈，像是喝醉酒的人，「這靠想像做得到嗎？太犯規了，他長得怎樣，好看嗎？」

「大姐姐不能太輕浮吧。」如果能處理掉奉天他那烏窩般的亂髮，絕對能提高期望值。一想到這裡，不禁再度贊同人果然需要照料外表，過度安分守己而缺少淬鍊跟打磨。等完稿後，我得積極爭取提升作者形象的機會。沒錯，既然作者與讀者都是同個高中，距離那麼近，讀完文字是很可能對作者心生好奇，眼前這位熟齡女子不正是證據。這時作家的出場形象一定要亮眼、有質感。

一連串深具設計感的品牌服飾和配件名單如濤濤海浪襲向我的思緒，光是浸潤在它們與適合風格的主人相遇的畫面，我好幸福。

要預約髮型設計才行，膚況管理也是。必要的話，要更換鏡框。

找到我的定位了。

阿路注意到我的恍惚，半帶調侃地問：「您是在打什麼壞主意嗎？」

「我要當形象管理人。」我豁然大開笑容，「在形象包裝上為作者加分。」

「欸～」這聲經過幾次拉高漸小，醞釀著不妙的情緒準備發聲。視線雖然只能見阿路的後腦勺，此刻她一定是笑瞇瞇地說：「相信林霜會拒絕的。」

這。這，還不好說吧。

回想起霜霜她那不常顯露表情的面容，已經能想見她的反應。

「妳這冷水潑到我發冷。」我苦悶一笑。人為什麼心情不好時，還是會下意識嘴角上揚呢。

「這種從小看到慢慢長大的樂趣，您不會懂的。」阿路收起笑意，感慨地說：「哪天青潤就能成功掙脫老家的束縛，可能帶個幾百萬逃家創業，這都是有可能的。」

「後半段是妄想了吧。」我不禁吐槽。

「我可是很相信您的。」阿路意味深長地說。

2.

有點感動。

葉才嘉竟然交稿了，雖然沒寫完。

彷彿登上峽谷大聲呼叫，等待回聲隆隆般振奮人心，這就是吾家有女初長成的感覺嗎？

一大早讀到製圖師的續稿後，我身心暢快，準備點她的肩膀分享心得和鼓勵她的瞬間，憶起在清淨園她倏地跑走的背影，驟然收起手指，決定等她寫到一個段落再叫她。

直到今日，我還是不懂那天做了什麼失誤。

鈴響，是早上打掃時間，再來是小考的早自習。

第二節一下課，葉才嘉少見約我一起外出。

「如果感想說不出來，沒有關係。」她是顧慮我怕尷尬講不出口，還是先一步退縮來保護自己？她張開手掌在胸往前推一兩公分，能阻擋的也只有一點點空氣，下意識地做出防禦的動作。

「等結尾出來，我想到那個時候再講。」我順其自然地回。

「嗯？」這時她的肩稍微聳下，眉宇卻輕鎖，「好。」

是不用面對評價而鬆一口氣，還是沒有收到回饋而失望？

九月下來，越注意到只要與寫作相關，她的那些矛盾越容易出現。

我好奇她的過去。

目前的資訊僅推測她絕不是會主動傷人的類型，所以是被人傷害過嗎？

或是自傷？

對自己的道德評判過高而壓抑情緒。她確實敏感，而且過於自主反省的人，更準確來說是臉皮薄，沒自信。

若要這樣的人主動講出需求，應該不太簡單。

我隨著她下樓，她沒有告訴目的地。

如果我再多問一句確認性的話，或許她更能清楚表達想不想知道心得。

她總是需要時間去察覺到自己的情緒，累積說話的動力，不太會想說就說。她對我展開心房的次數變多，為此我有點開心。收到續稿的喜悅也是真實的，但我卻提不起勁，再推她一把。

這次不想幫欸。

之前都很願意多做台階，明明讓一下動個嘴，再簡單不過。

我在搞什麼。

「陳軍雨。」葉才嘉喚住我的名字，她目光炯炯，「謝謝。」

「沒什麼。」她突然其來的直率使我一愣，因前幾秒的內心戲而心虛地補上一句：「寫的人是妳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附近結伴的同學拿著零食和飯糰與我們反向，葉才嘉走到福利社的冰櫃前，「選一支吧，我請你。」

我故意看著單價高的國外冰品，壓低聲音悄悄地問：「選貴的可以嗎？」

「可以呀。」她意外輕鬆地接話，「就變成最後一次請了。」

「那我反悔。」

她露齒一笑，拿了一根蘇打包優格的冰棒。

我很快選了常吃的布丁冰棒，交到她的手上。

她走去結帳，我先走出店門口等她。

原來她心情這麼好。

藍天是一片片乾爽的卷雲。

照這個節奏，結局應該不遠了。

剛才只是我在鬧彗扭嗎。

她撕開包裝，抽出水藍色的冰。我含著口感偏軟的冰棒，口齒不清地說：

「中午要一起吃嗎？」

「你有寫新的了？」

「呃不是，我是……想知道你們的進度啦。」

「這有點多。」葉才嘉不疑由他地接受我的說法，「你要不要用問的？我再回答會比較好。」

其實只是跟妳找個時間聊天，卻找個好像理由的理由來加強理由。

我在幹嘛。

我急忙咬下好幾口冰棒，不讓它融化滴落。

中午，我們走到距離最近的木陽台吃飯。

「有厲害的小說嗎？」

「有，也很意外。小初她寫了一個祭品少女遇到神明。她很會描述成熟的角色時而幼稚脆弱的一面，互動和對話可愛，灑了很多糖。」

欸？她不是對奉天鼓吹的戀愛主題很反感嗎？

「你的反應有點太大了吧。」

「不，這就像妳哪天能寫家庭大亂鬥又多角關係的八點檔，我也會很衝擊的。」

「你是指我不會寫有情緒張力的故事嗎？」

「這重點是怎麼抓的。」

「所以是嗎？」她難得積極咬著事情確認。

「不一定都要情感豐沛吧，我覺得像妳內斂點也好啊，負擔不大。」我吞下嘴裡的食物，「說吧，怎麼了？」

「林霜學姊說我的故事好看，但角色沒有情感。」她語調因為苦惱而平板漸慢，自問自答般喃喃：「別人讀會不太有共鳴嗎？」

妳平常就不是會喜怒於形的人。我說：「妳希望有人理解妳嗎？」

「理解文字就夠了。」

「我是問妳。」

「你還記得問過我看日記嗎？要是自己都覺得寫不好，給別人看不是會讓對方也很尷尬嗎。」

「但或許別人覺得好。」

「不是。」她堅決地停下湯匙，「還是要有自己的判斷，人不能不先去想帶給別人麻煩的可能性吧，又不是每件事都有灰色地帶。」

「妳會為我什麼最大的麻煩？」

「……生命危險？」

對於她的思路一下落到谷底的錯愕，我不敢置信地接著問：「妳是有想過殺人嗎？」

「人很多的時候，你有想過要是有一個炸彈炸掉大家就好了……嗎？」

「沒。」我看見她浮現尷尬，立刻補上：「之後我會試試看。」

「不用解釋了，你一定覺得我很怪。」

「怪沒有不好，普通才糟糕吧。」

「你能確認這個怪是平安的，還是不可控的？」

「有這個自覺的人，是還能多不可控。」我冷靜地吐槽，她像是不太接受這句話而輕咬下唇。我繼續說：「我倒是想看妳會怎麼麻煩人，妳做不到。」

「你為什麼又能肯定？」

「敢麻煩別人的人，通常都很自我中心。」

「哪裡讀到的心理學。」

「我的觀察學。」我不怕羞恥地主張。

她被我的光明正大給震住，腦迴路大概短路一秒後，她苦惱地似笑非笑，「受不了。」

「會變胖喔。」

「……有時還真羨慕你。」

我也羨慕妳。

不是每個人都能為自己寫一段字。

「一定要我問，妳才會跟我說這次寫的？」

「不是，只是想等帳篷之森寫完，再給你看。」她垂下眼簾，思索了幾秒，「想再更具體更好一點，不然有點……丟臉？對我來說，創作像地層是一層層加上去的，你看的可能是最上面了。第一層發想和草稿還很粗糙，我知道大家都會歷經這種階段，但光是看別人的就會怕，要是自己輸了怎麼辦，能真的當上作家嗎，就會想這些有的沒的。我知道跟你說這些後，你一定會說我自己想的又不一定是別人想的，但這就是我會想這些。」

「妳壓力很大？」

「我還好。真的壓力大的是不能再做這些。」

「為什麼不行？」

葉才嘉露出「你在說什麼傻話」的詫異，「你家裡都不會說話嗎？」

「要說……什麼？」

「……你有自己的房間嗎？可以鎖門嗎？」

「有，我沒關門，不會有人進來。」

「我家不能鎖，我媽很愛突然跑進來看我在幹嘛，說是削水果還是吃維他命，但就是在看我有沒有念書。」

「妳成績這麼好。」

「那不算，沒到最後一關都不算。」她臉色一暗，彷彿曾經失足落入深山，但很快她轉移話題，心情稍微明朗點，「看漫畫還是寫小說要注意聽腳步聲，馬上拿大本的參考書壓上去。」

「妳家會看妳寫的嗎？」

「我國中給我媽看過，她說看不懂，叫我不要寫了，以後考上公務人員上班很輕鬆可以寫。我試過借她看我喜歡的小說，但她說太憂鬱了，年輕人想什麼自殺的，其實裡面就開頭提到一點。」她雖然笑著講，但眼神藏不住失望。

她跟媽媽的感情應該很好吧。

「下次借我吧。」

「快段考了。」

「放心放心。」

「你國中沒遇到有人會這樣嗎？明明段考前，還推薦別人遊戲，或是帶一套小說漫畫來班上。」

「不錯喔康樂股長。」

「你哪能讓人放心啊。」

「我為我的選擇負責。」

「……你以為你能負責多少。」她面容嚴肅，「人又不是只要顧好自己就沒事。」

「說這種話的人，真的有顧好自己嗎？」我不太情緒地反問。

趁葉才嘉停頓的空隙，我展開笑容悠哉地說：「沒事啦，那段考完再借我吧，說好囉。」

她有點不甘心地點頭，像是被拿走嘴裡銀幣的喜鵲。

「那林霖說『幾乎全員退稿』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以前同學看過稿講完好不好看後，不太會給其他建議。林霜學姐不一樣，她好像比我們還想把故事說清楚。拿奉天來講，她問他空間和地方的差別，說地方有人的生活記憶和互動，要他寫在神社散步時，多去寫這個場所對於角色更多相關的細節，不然換個地名，如果對故事其實都無所謂的話，那就沒必要寫。」

「好仔細。」

葉才嘉點點頭，「會想要跟緊她。」

「是人才。」我也跟著點頭，「但她感覺還是有點可怕，不太可能大家都一臉沒事，心平氣和地被糾正吧？」

「嗯……是有些摩擦。」葉才嘉仰望樹梢，「子宥他寫了在神社附近的小屋，藏了很多妖怪的褪色古畫，只要沾染特殊的墨汁重新描框，妖怪會復活認他為主人，因此吸引各路人馬來搶奪力量。」

腦海中晃過一個頭髮中長半掩額間，面容清秀的男生臉，是柚子。依葉才嘉的個性，是不能期待她叫別人綽號。思緒再度回到討論，「咦熱血打鬥？」

「學姐說搞不懂他想表達的重點，只是玩框架的話就快點重寫。」

「這自尊會碎一地吧。」

「她否定的是故事，不是個人。」她嘆一口氣後將頭擺正，朝前方水平看去像是在凝視比地平線更遠之處，「雖然理性上是能理解，但要分開來看，不太簡單……他一開始有幫自己解釋，後來學姐回『沒有讀者需要你的解釋』，他就不太講話，應該是在忍眼淚，眼頭有點紅。」

「林霜會寫小說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她真的是對的嗎？」

不能排除她個人意見太尖銳，尤其在沒有絕對價值的藝術領域，若有神能決定這世界上誰為經典作品，我不信祂的存在。

「這可能要看作者的自信夠不夠。我蠻喜歡她後來的建議，她問子宥最想寫哪一個畫面？是打鬥嗎，還是以筆賦予生命這件事呢？」葉才嘉不知道是滿足還是在享受微風而闔上眼簾，嘴角揚起單純的淺笑，如海水旋即的細密泡沫，「那個時候子宥他，眼神好像第一次看到世界。」

「妳的意思……被電到？」我恍然大悟。

「這是你說的。」她狡黠地一頓，「我保留判斷。」

「妳很故意欸。」我噘起嘴，深感惋惜悶悶地說：「真好，我都沒看過。」

「要是眼睛是照相機就好了。」她看向我，「你也會這樣想嗎？」

我點頭，略帶開心地說：「這我有同感。」

「跟你講一個我的發現。小時候明明覺得當下記的很清楚，一兩年後也還很清楚，但前一陣子回想時卻有點模糊了，想到要是再下去，哪天應該連有這

件事都會忘記。寫日記是可以，但想到只有一個人知道太可惜了。我決定把現在特別想記住的好事，講給另一個人聽，就像保了兩份保險。」

「看來我身負重任。」我故作得意地挺胸，內心紮實地感受到被信任的高興，「我也分擔難以啟齒的秘密。」

「這、這讓我再想想。」她僅露出上排牙齒優雅一笑，突然憶起什麼而收起笑臉，「未央她，好像狀態不太好。」